

《法句[經]註釋》

Dhammapada-aṭṭhakathā

一、雙品

Yamakavagga

[*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.*

manasā ce pasann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,

tato naṃ sukhamanveti, chāyāva anapāyinī.

諸法以心為前導，以心為主，由心所造。

若以明淨意，或語或行動，由此樂便隨逐，如影不離形。]

2. 精緻耳環的故事 (*Maṭṭhakuṇḍalīvattu*)

「諸法意為先……」這第二首偈頌也是在舍維提城針對「精緻耳環」(*Maṭṭhakuṇḍalī*) 而說。

據說，在舍維提城曾有個名叫「昔不施」(*Adinnapubbako*) 的婆羅門。他從未曾佈施過任何東西給任何人，因此被稱為「昔不施」。他有一個非常珍愛可意的獨子。有一次，他想為兒子打造一件首飾，想「如果我讓金匠來做，那麼還得提供食物和薪水」，於是他就自己鍛打金子，做了一副精緻耳環給兒子。因此，他的兒子被稱作「精緻耳環」

(*Maṭṭhakuṇḍalī*)。

在精緻耳環十六歲的時候，生了黃疸病 (*paṇḍuroga*)，母親檢查了一下兒子，說道：「婆羅門啊，你兒子生病了，快讓人治療他吧。」

昔不施卻說：「夫人啊，如果我請來醫生，就得提供食物和薪水，你不知道那樣我就要破財嗎？」

「婆羅門啊，那你要怎麼對待他呢？」

「怎樣能不破財，我就那麼辦。」

於是他去到醫生那裡，問：「生了這樣的病，你們會用什麼藥呢？」醫生們就告訴了他幾種樹皮。他就去找來了樹皮為兒子做藥，不料兒子服了之後病情卻變本加厲，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。

婆羅門知道兒子已經命懸一線，就找來了一個醫生。醫生看了之後說道：「我還有其他事要做，你還是請其他醫生來治療吧。」然後就放棄他離開了。婆羅門知道兒子快要死了，就想：「那些前來探望兒子的人會看到家中的財富，我把他放到外面吧。」於是他就把兒子挪了出來，讓他躺在外面的走廊里。

那天清晨，世尊從大悲定中出來，用佛眼觀照世間，將智網撒向一萬個輪圍世界，以尋找在過去諸佛時曾發願、有著深厚善根的可引導者。精緻耳環躺在外面走廊里的影像出现在了佛陀的智網中。導師看到他後，就知道他從家中被挪出來，躺在那裡。

「我去那裡是否有意義呢？」

世尊觀察後看到：這個少年在對我生起淨信心 (*cittapasāda*) 後去世，會投生到三十三天三十由旬大的黃金宮殿中，將有上千個天女圍繞著他。

婆羅門把他火化後會哭著在墳場中徘徊。天子觀察到自己有三牛呼¹這麼高大，被六十車的首飾裝飾著，被上千個天女圍繞著，他就會想「以何業我得到這麼輝煌的成就？」觀照之後他會知道，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心而得到的。他會想：「這個婆羅門因為怕破財而不醫治我，如今卻來墳場裡哭，我要來轉化他。」

在父親哭泣的時候，他就會變成精緻耳環的樣子躺在墳場不遠的地方哭泣。於是婆羅門就會問：「你是誰？」他會告訴說：我是你兒子精緻耳環。」

「你投生到哪裡了？」

「三十三天。」

「你是造了什麼業呢？」

被這麼問了之後，他會說是因為對我生起了淨信心而投生天界。

婆羅門會問我：『對您生起淨信心就能投生到天界嗎？』於是我就說『沒法計算確定是有幾百人、幾千人、幾十萬人（因此投生天界）。然後我將誦出法句中的偈頌。偈頌結束的時候，將有八萬四千眾生得法現觀 (*dhammābhisamayo*)，精緻耳環將成為入流者 (*sotāpanna*)。昔不施婆羅門也同樣如此。』

看見依於這位善家子 (*kulaputta*)，將會有一場偉大的法現觀

(*mahādharmābhisamaya*) 之後，次日，在料理完身體之事後，他被大比丘僧團所圍繞，進入舍衛城托鉢，依次而行，來到了婆羅門家門前。

在這個時候，精緻耳環臉朝屋內躺著。導師知道他沒有看到自己，就發出一道光芒。少年心想：「這究竟是什麼光明呢？」於是轉過身來，仍然躺著，便看見了導師。他心想：「由於依靠我那愚昧無知的父親，我未能親近如此的一位佛陀，未能作身體上的侍奉，未能布施，也未能聽聞佛法。如今，連我的雙手也已不能自主，除此之外，已沒有其他可做的了。」

於是，他只是令自己的內心生起淨信。

導師心想：「僅憑這樣的心淨，對他而言已經足夠了。」於是離去。

就在如來離開他的視線之際，他以清淨歡喜之心命終，如同從睡眠中醒來一般，投生於天界，生於一座廣達三十由旬的黃金天宮之中。

婆羅門把他的身體火化之後，便沉溺於在火葬場哀哭。每天都前往火葬場哭泣：

「我的獨子在哪裡？我的獨子在哪裡？」

那位天子觀看自己的福報，思惟道：「我是由於什麼業而得到這一切的呢？」當他知道：

「是由於對導師 (*sattha*) 生起心淨信。」之後，便想：「這位婆羅門，在我身體不適的時候，沒有為我準備藥物；如今卻前往火葬場哭泣。讓他遭受一些困擾 (*vippakāra*)，倒是適當的 (*vaṭṭati*)。』於是，他化作精緻耳環的形貌而來，在離火葬場不遠的地方，高舉雙臂，站著哭泣。

¹牛呼：gāvuta 即牛的叫聲所及的距離。一牛呼等於四分之一由旬，約三公里。

婆羅門看見他，心想：「我固然是因為喪子之痛而哭泣，但此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哭呢？我要問問他。」

於是，他詢問著，說出了這首偈頌：

「精緻耳環飾裝飾華美，佩戴花鬘，塗抹著青檀香。

你高舉雙臂而哭泣，你在森林中央，究竟因何憂傷呢？」（《天宮事》1207；《餓鬼事》186）

那位少年說：

「一座光輝燦爛的黃金車廂，已經為我生起。

然而，我卻找不到它的一對車輪；正因這憂愁，我將要捨棄生命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08；《餓鬼事》187）

於是，婆羅門對他說：

「無論是黃金所造，珠寶所造，紅銅所造，或者白銀所造，

善良的少年啊，請告訴我，我將為你準備那一對車輪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09；《餓鬼事》188）

聽到這話後，那位少年心想：「這位婆羅門，在兒子生病時沒有替兒子準備藥物，如今看見與兒子相似的我，一邊哭泣，一邊卻說：『我要為你造黃金等製成的車輪。』」好吧，我要駁斥他。」

如此思惟之後，他說：「你要為我造的那一對車輪，究竟有多大呢？」

當婆羅門回答：「你希望有多大，我就為你造多大。」

少年便說：「我需要的是月亮和太陽，把它們給我吧。」

於是，他向他索求月亮和太陽，說道：

於是，那位少年對他說：

「月亮和太陽，兩者都能在那裡看見。我的車是黃金所造；

若有那一對車輪，它便會更加光耀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10；《餓鬼事》189）

於是，婆羅門對他說：

「少年，你確實愚癡，因為你希求不應希求之物。我想，你將會死去，因為你不可能得到月亮和太陽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11；《餓鬼事》190）

於是，那位少年對他說：

「然而，究竟是為可見之物而哭泣的人愚癡，還是為不可見之物而哭泣的人愚癡呢？」

說完之後，他又說：

「兩者的來去都可以被看見，它們的形色沿著天空的道路運行。然而，死去的亡者卻看不見。在我們兩個哭泣的人當中，究竟誰更加愚癡呢？」（《天宮事》1212；《餓鬼事》191）

聽了這話之後，婆羅門察覺到：「他所說的是合理的。」

於是說：

「少年，你所說的確是真實的。在兩個哭泣的人之中，確實是我更加愚癡。如同小孩哭著想要月亮一般，我渴望著那已經死去的亡者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13；《餓鬼事》192）

說完之後，婆羅門因那位少年的話而離開憂愁，讚歎那位少年，說出了這些偈頌：

「當我正在燃燒之時，猶如澆上酥油的火焰一般，你如同以水澆灌，熄滅了我全部的悲傷。

「你確實拔除了我的箭，那支依附於心中的憂傷之箭。對於被憂愁所征服的我，你消除了我的喪子之痛。

「如今，我已是拔除箭刺的人，我已變得清涼，已得寂滅。我不再憂愁，也不再哭泣，因為聽聞了你的話，少年啊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14–1216；《餓鬼事》193–195）

然後，他問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」

並說：

「你是天神嗎？還是乾闥婆？或者是城邑的施予者的帝釋天（*Sakka Purindada*）？又或者，你是誰？你是誰的兒子？我們要如何才能知道你呢？」（《天宮事》1217；《餓鬼事》196）

於是，那位少年回答他：

「你所哭泣、所哀號的，就是那位被你親自放在火葬堆上焚燒的兒子；那正是我。由於造作了善業，我已經往生到三十三天諸天之中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18；《餓鬼事》197）

他如此說明。

於是，婆羅門對他說：

「無論多或少，我們都不曾見過你在自己家中布施。也不曾見過你作那樣的布薩行。你究竟是憑藉什麼業，而往生到天界的呢？」（《天宮事》1219；《餓鬼事》198）

那位少年說：

「我病苦、痛苦、患病，在自己的家中，形貌如同病人一般。我看見了佛陀：離塵（*vigatarajam*）、越疑（*vitinṇakaṅkham*），善逝（*sugataṃ*），具殊勝智慧者（*anomaṇaṇṇam*）。於是，我心生歡喜，內心淨信，向如來合掌。正是由於造作了那善業，我已往生到三十三天諸天之中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20–1221；《餓鬼事》199–200）

就在他說話的時候，婆羅門的全身充滿了喜（*pīti*）。

當他表達那份喜悅時，說道：

「真是希有啊！真是不可思議啊！（*acchariyaṃ vata abbhutaṃ vata*）

合掌之業竟有如此的果報。我也將以歡喜之心（*pamuditamano*）、明淨之心（*pasannacitto*），就在今天皈依佛陀。」（《天宮事》1222；《餓鬼事》201）

他如此說。

於是，那位少年對他說：

「就在今天皈依佛陀，也以明淨之心皈依法與僧。

同樣地，受持五學處，使它們不缺損、不破裂。

迅速遠離殺生；避開取世間未被給予之物。

不飲醉人品 (*amajjapo*)，也不說妄語；並且，應當以自己的配偶為滿足。」

（《天宮事》1223–1224；《餓鬼事》202–203）

他如此說。

婆羅門回答「善哉！」並接受之後，說出了這些偈頌：

「夜叉啊，你希望我得利益；

天神啊，你希望我得安樂。

我將遵行你的話；

你是我的老師。

「我皈依佛陀，也皈依無上的法。我皈依人中天（*naradeva*）的僧團，

我前往皈依。

「我迅速遠離殺生；我避開世間未被給予之物。

不飲醉人品，也不說妄語；並且，應當以自己的配偶為滿足」（《天宮事》1225–1227；《餓鬼事》204–206）

於是，那位天子對他說：「婆羅門，你家中有許多財富。你應當前去親近導師，布施，聽聞佛法，並且請問問題。」說完這話後，他就在那裡消失了。

婆羅門回到家中，對妻子說：「賢妻，我今天要邀請沙門瞿曇，並向他請問問題。你去準備供養吧。」說完之後，他前往寺院，既沒有向導師頂禮，也沒有互致問候，只是站在一旁，說：「瞿曇尊者，請接受今天與比丘僧團一起的供餐。」導師默然接受了。

知道導師已經接受邀請之後，他急忙趕回家中，在自己的住宅裡準備了上好的食物和飲料。導師被比丘僧團圍繞著，來到他的家中，坐在已經鋪設好的座位上。婆羅門恭敬地供養食物，大眾也聚集了起來。

據說，當持邪見者邀請如來時，會有兩群人聚集。持邪見的人聚集，心想：「今天我們將看見沙門瞿曇被問題所困擾。」持正見的人聚集，心想：「今天我們將看見佛陀的境界，以及佛陀智慧的展現。」之後，當用餐之事結束後，婆羅門來到如來面前，坐在較低的座位上，問道：

「瞿曇尊者，不布施、不作供養、不聽聞佛法、不持守布薩，只憑藉內心的淨信，就能投生天界，真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佛陀說：「婆羅門，你為什麼問我呢？難道你的兒子精緻耳環，不是已經告訴你，他只是對我生起淨信，便投生天界了嗎？」

婆羅門問：

「瞿曇尊者，那是在什麼時候呢？」

佛陀說：

「難道你今天不是去了墳場，一邊哭泣，一邊看見不遠處有一位少年高舉雙臂哭泣嗎？當時，你們兩人不是說：

『精緻耳環裝飾華美，佩戴花鬘，塗抹著青檀香……』嗎？」

於是，佛陀敘述了兩人之間的對話，並完整講述了精緻耳環的整個故事。因此，這就成為佛陀所說之法。

說完這些之後，佛陀又說：「婆羅門，不只是百人，也不只是兩百人，而是凡對我生起淨信而投生天界的人，根本無法計數。」

於是，大眾不再懷疑。

佛陀知道他們已經沒有疑惑，便決意 (*adhiṭṭhāsi*)：

「讓精緻耳環天子連同天宮一起到來吧。」

於是，他以廣達三由旬、莊嚴著天界飾物的天身而來，從天宮降下，禮敬佛陀，然後站立在一旁。

這時，佛陀問他：

「你是造作了什麼業，而獲得這樣的福報呢？」

說著，便問道：

「以極其殊勝的容色，天神啊，你站立於此。

照耀著一切方位，如同藥星 (*Osadhī*) 一般。

大威德的天神啊，我問你：當你還是人時，你作了什麼福業呢？」他說出了那首偈頌。

「世尊，這位天子是由於對您生起淨信，而獲得這樣的福報。」

「他是由於對我生起淨信，而獲得這福報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世尊。」

大眾看著那位天子，歡喜地說：「真是不可思議啊，諸位！佛陀的功德真是希有。這位婆羅門之子，從前未曾布施任何東西，也未曾造作其他任何善業，竟然只是因為對導師生起淨信，而獲得如此的福報。」

於是，對於他們而言，在造作善業與惡業時，心是前導者，心是最上的。因為，以清淨之心所造作的業，對於往生天界或人間的人，始終不會離棄他，如同影子永遠不離開身體一般。

講述完這個故事之後，建立了前後的關聯，並奠定了教法的綱要，法王如同以王印蓋印一般，說出了這首偈頌。

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.

manasā ce pasann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,

tato naṃ sukhamanveti, chāyāva anapāyini.

諸法 (*dhammā*) 以心為前導；以心為主；由心所造。

若以明淨心說話或行動，由此樂便隨逐，如影不離形。

在這裡，雖然「意」 (*mano*) 一般而言是不加區別地指四地的一切心 (*catubhūmikacitta*)，然而，在這一句中，當它被限定、確定、區分時，所指的是八種欲界善心 (*aṭṭhavidha kāmāvacara-kusalacitta*)。

然而，若依所依處 (*vatthu*) 來說，則只限於與喜俱、與智相應之心 (*somanassasahagata ñāṇasampayutta-citta*)。

「前導」 (*pubbaṅgama*)，意思是：與那位率先而行者相伴而生。。

「諸法」 (*dhammā*)，是指以受 (*vedanā*) 為首的三蘊。

《精緻耳環的故事》（*Maṭṭhakunḍalīvattu*）(Dpd no. 2)

法曜比丘 (Dhammaḍḍīpa Sak, PhD) 譯註 (07.31.2026)

因為這些法，在作為生起之緣（*uppādapaccaya*）的意義上，是以與喜俱的心作為前導，所以稱為「以心為前導」（*manopubbāṅgamā*）。

譬如，許多人聚集在一起，向大比丘僧團供養袈裟，或者作廣大的供養、聽聞佛法、供奉花鬘、香料和恭敬供養等福業。若有人問：「誰是他們的前導者？」凡是成為他們之因、依於他而令他們作這些福業的人，不論是帝須（*Tissa*）還是弗沙（*Phussa*），都被稱為他們的前導者；這個譬喻應當如此理解。因此，由於在生起之緣的意義上，心是它們的前導，所以稱為「以心為前導」

（*manopubbāṅgamā*）。因為，如果心不生起，它們便不能生起；然而，即使某些心所（*cetasika*）不生起，心本身仍然可以生起。

再者，在主導（*adhipati*）的意義上，心是它們之中的最勝者，因此稱為「以心為主」（*manoseṭṭhā*）。正如群體的領袖被稱為「群首」（*gaṇaseṭṭha*）、「同業之首」（*seṇiseṭṭha*），同樣地，心也是它們之中的最勝者。

又如，以黃金等材料所製成的器物，被稱為「黃金所造」（*suvannaṃmaya*）等；同樣地，這些法因為是由心所生起，所以稱為「由心所造」（*manomayā*）。

「以明淨心」（*pasannena*），是指以無貪求（*anabhijjhā*）等德行而明淨的心。

「或說話，或行動」，意思是：以這樣的心說話的人，只會說出四種語善行；以這樣的心行動的人，只會造作三種身善行。即使不說話、不行動，由於他的內心因無貪求等而保持清淨，也能圓滿三種意善行。如此一來，他的十種善業道便得以完全成就。

「由此樂便隨逐」（*tato naṃ sukhamanveti*），意思是：由於這三種善行，那安樂便跟隨著此人。

這裡所說的善，也包括三界的善業（*tebhūmika-kusala*）。因此，依靠三界善行的力量，而生於善趣的人，或者即使處於惡趣之中，但仍然住於能夠感受快樂之處的人，無論是依於身體而生的樂、依於其他所依而生的樂，或是無所依的樂，身樂與心樂這兩種異熟樂（*vipāka-sukha*）都會隨逐於他，不會離開他。應當如此理解。

為什麼這麼說呢？

「如影不離形」（*chāyāva anapāyinī*）。正如影子依附於身體：當身體行走時，它也跟著行走；當身體站立時，它也站立；當身體坐下時，它也坐下。無論你是溫和地對它說：「離開吧！」，還是粗暴地驅趕它、擊打它，都無法使它離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它依附於身體。同樣地，由這十善業道所累積、所反覆修習的善根，所生起的種種身樂與心樂，不論是欲界的，還是其他界的，都如同永不離身的影子一般，在他所到之處始終相隨，而不會捨離。

偈頌結束時，八萬四千眾生證得了法現觀（*dhammābhisamaya*）。精緻耳環天子（*Maṭṭhakunḍali-devaputta*）證入了須陀洹果（*sotāpattiphala*），先前從未布施過的婆羅門也是如此。此後，那位婆羅門將如此巨大的財富廣泛地布施於佛陀教法之中。

《精緻耳環的故事》（*Maṭṭhakunḍalīvattu*）第二則完。